

虔洁

张夫
高虹
著

这是第一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关于流落红军题材的非虚构作品。

流落红军，特指那些参加了长征却没能走完、却又没能返回家乡的红军官兵。

在川北高原若尔盖，聚集和藏匿了很多流落红军。他们或者改名换姓、或者隐姓埋名，置家乡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家族姓氏、列祖列宗于自己的生活之外，悄无声息、永远永远地生活在了这片陌生而神秘的地方。

本书以若尔盖县为中心，集中探访了流落红军群体，试图揭开尘封多年的这一群体的真实面貌。作者到了流落红军的每家每户，探访这一神秘人群的来龙去脉、前世今生。通过此书，我们可以了解流落红军及后代的生存状态，感受具体的、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有感情、有爱恨的流落红军的悲欢离合，喜怒哀乐。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虔 洁

张虹
虹
/ 著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虔洁 / 张夫, 高虹著. -- 成都 : 成都时代出版社,
2016.9
ISBN 978-7-5464-1742-4

I. ①虔... II. ①张... ②高... III. ①纪实文学 - 中
国 - 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9558号

虔洁

QIANJIE

张夫 高虹/著

出品人 石碧川
策 划 李文凯
责任编辑 陈德玉
责任校对 李 佳
装帧设计 成都正唐品牌设计
摄 影 周 曦
责任印制 干燕飞

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
电 话 (028) 86619530 (编辑部)
(028) 86615250 (发行部)
网 址 www.chengdusd.com
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 168mm×240mm
印 张 23
字 数 585千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1742-4
定 价 42.00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。电话 : (028) 61778215

序 言

PREFACE

你是谁？为了谁？

距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已经 80 周年了。

在这 80 年里，纪念长征的各类文章、图书，可以说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。人们为长征竖起了千万座丰碑，把鲜花供奉给长征英雄，在红军烈士陵园掬一捧热泪，点一炷心香。诗人讴歌长征传奇，记者采写长征人物，专家学者考证长征政治和军事事件……这一切，已然形成了丰富的、汗牛充栋的文字记载。

但是，好像还少了点什么？

在我们年复一年持续了 80 年的长征纪念园地，是不是还有一个角落有待开发？

我们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传承，是不是已经全面而毫无遗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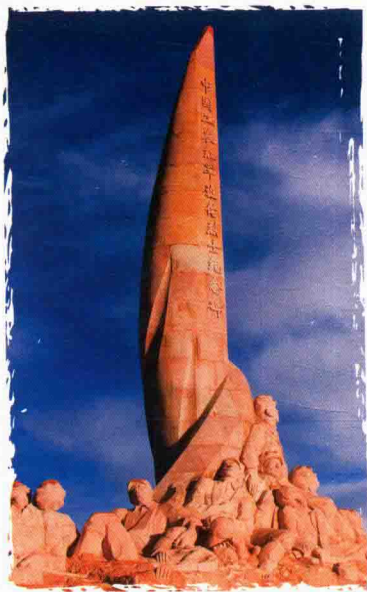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疑问，始自于多年前，第一次听到“流落红军”称谓的那一时刻。

流落，在汉语中，是形容一种飘零、漂泊、穷困潦倒而留居他乡的情景。顾名思义，流落红军，就是指那些参加长征却没能走完、又没能返回家乡的红军官兵。流落的原因各不相同，多是因伤、残、病、幼而无法坚持，有的途中走失，有的被迫留下，还有的是听从了组织的安排。从某种角度看，他们没能坚持到最后，被撂在了半途，不仅与部队失散，而且导致了自己人生的一段失败。但如此种种，并不能改变他们也是长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事实，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失散和失败，就让“流落红军”在长征史实中永远缺失。

历史正是这样写成的：有胜利也有失败，有波峰也有浪谷，有功勋也有白骨，有狂喜也有悲戚。时至 21 世纪，世界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，应该让我们具备这样的胸怀、观念和认知，那就是，鲜花和掌声送给成功者和胜利者的同时，也需要向流离者和失败者致敬，向所有被历史所遗忘、所伤害的人致敬。

是时候了，在长征胜利 80 周年之际，我们的长征史册上，也应该补上“流落红军”这一章节了。

宏伟壮阔的红军长征，可以有多层次、多视角的书写，我们特地选取了这一迄今为止鲜有人关注的特殊的角度。是因为这些流落的红军，或许都是一些小人物，但历史最真实的部分，正埋藏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。有时候，一株荒原上摇摆的小树，在它孤独的影子映衬下，反倒更能够呈现茫茫天穹的全息影像。



这，就是我们的写作初衷。

我们选择了若尔盖县，以此为一个源点，试图揭开尘封多年的流落红军这一群体的真实面貌：你是谁？为了谁？

若尔盖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个小小的县，川北高原一座小城，它是红军长征三过草地的主要区域，也是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地方，更是红军果断结束争端、杀出一条血路以后，坚决北上的所在地。所以，在若尔盖，长征的遗址星罗棋布，当年的战场比比皆是，红军留下的故事，至今广为流传。还有元帅们共同走过的路、先后踏过的桥，领袖们曾经居住过的民居，以及包括布币、纸币、借据、标语在内的各种革命文物……可以说整个若尔盖，都是红色文化的载体，是现今人们追忆先烈、缅怀历史的重要场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若尔盖全县列为省、州、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共有 16 处，而更多的遗址，只是当地百姓出于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敬仰和缅怀，自发地写上一行字、竖起一块碑、垒起一堆玛尼石……

而我们选中若尔盖，是因为当年这里聚集了很多的流落红军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若尔盖的流落红军证书发出去了近二十份，更多的或者已经去世，或者已经失散得无影无踪，无法调查无法统计的流落红军，应该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这个数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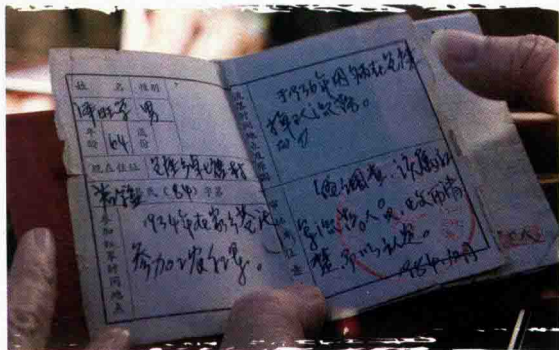
也就是说，在若尔盖这片土地上，生活着很多流落红军，他们或者改名换姓，或者隐姓埋名，完全丢弃了自己的家乡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家族姓氏、列祖列宗等一切，无姓无名、悄无声息、永远永远地生活在了这片陌生而神秘的地方。

若尔盖为何有这么多的流落红军？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这些流落红军从何而来？为何失散？又是如何在这里生存、生活、生儿育女、传宗接代，以至最终扎根在这里的？

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，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和艰辛？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？而新中国如一轮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以后，留在雪山草地上的他们，又得到了多少温暖和泽被？

若尔盖的草原和雪山又是怎样接纳和包容了他们，养育和抚慰了他们，以至他们对这里如此难以割舍，最终心甘情愿地永留此地？



巨大的、太多的问号，足以在心底扭成一个结，让人难以忘却，更难释怀。而且，这个心结随着年轮的流转，一圈一圈，缠绕得越来越密匝，一层一层，包裹得越来越沉重。因为我们心底都很清楚，岁月不饶人，随着这些老人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每一个春夏秋冬，每一轮风霜雨雪，都会带走一个流落红军。

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去世，都会带走一段不为他人所知的历史。难道就任由这些秘密和这些老人一起下葬、深深埋进土里而消失无影无踪吗？

难道共和国史上不可或缺的这部分流年往事，注定就要在若尔盖的某个天葬台上，随风飘散吗？

……我们踏上了寻觅之路。

虽然脚下都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，但这一次，远非大家已然耳熟能详的那种“重走长征路”。

我们走草原，踏雪地，钻林子，进山沟，以若尔盖为重点区域和辐射中心，尽可能地寻找流落红军的家庭，探访这一神秘人群的来龙去脉、前世今生，了解他们以及他们后代曾经和现在的生存状态，感受具体的、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有感情、有爱恨的失散红军人员的悲欢离合，喜怒哀乐……

对于我们的到来，采访对象反应各不相同。在资料搜集和采访的全过程中，我们见到了这一群体各种各样的神色态度，可谓是五花八门，有些甚至可以说匪夷所思：有流落红军的后代，当听到“流落红军”这个词汇时，其态度竟然是避之唯恐不及，起初我们对此是很不理解的。当然，也有热情接待，认真回忆的，甚至还有对我们此行抱有很大期望，指盼着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，但其中也有冷淡和漠然的，有的拒绝采访，婉言谢客，有的借口不在家而闭门不见。

这些异样的反应是因为什么呢？

我们深深地知道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流落的经历绝对是苦难的，甚至是不幸而屈辱的，其中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和难以言说的委屈。

光荣与屈辱，梦想与失落，希望与绝望，寻找与抛弃，歌颂与践踏，铭记与遗忘，致敬与伤害……要排列多少对张力巨大的反义词，才能够诠释出流落红军这个词汇的应有之义？才能够铺陈出它所有的复杂内涵？

深埋心底的压抑的复杂情绪，甚至在解放以后的很多年里，都没有得到纾缓和排解。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处于被遗忘的状态，其



后，对他们如何认定的相关政策又迟迟未能制定，全国对于流落红军的查询认定工作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启的。

也就是说，在解放以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，他们都只是一群被搁置在半路的伤兵残员。当胜利的号角吹响时，他们并不在场；当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声音响彻大地时，他们或许并没有听得很清楚。因为他们身处之地太偏远了，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太卑微了。

他们虽然为新中国的诞生经百战、洒热血，但新中国的阳光雨露，却迟迟未能洒向他们。

每一个人都有其局限性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，再宏伟的历史，他所能触碰到的只是极其有限的部分，有限得几乎让他意识不到这份宏伟。这些多年来含辛忍辱、隐姓埋名地生活在异乡的流落红军，伟大的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，确实如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，让他们觉得如此亲近，却又如此遥远。

就这样，他们在流落之地辛勤劳作，和当地人毫无二致。不，他们还远远不如本地人，因为他们举目无亲，无依无靠，没有家庭氏族的根基，没有社会支持的网络，他们在本地的生活，只能凭借微弱卑微的一己之力。加上流落红军大都是十几岁参军，没有文化，缺少技能，在语言不通、民族隔阂的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还没有沦至乞讨的话，他们也只能做一些放牛放羊以及帮人打零工的事情。

若尔盖县党史办、民政局曾经对全县流落红军家庭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，得出的结论是：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较差，他们的子女受文化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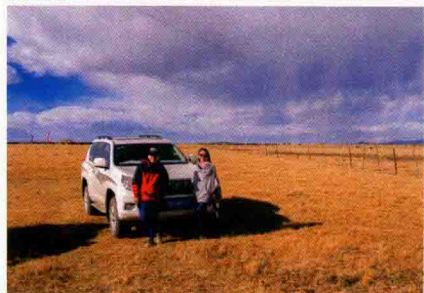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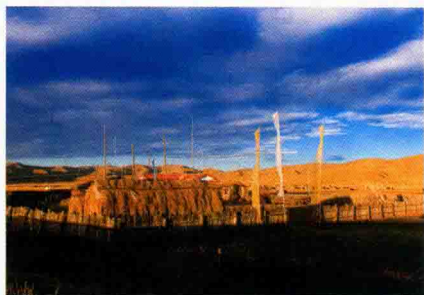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个意义上，流落红军对革命的贡献，是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。

倾听他们的故事，铭记他们的苦难，学习他们的坚韧，珍惜他们的奉献，也是弘扬和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

Part 1 成都与若尔盖：相互的遥望

- [015] 从张丽桂到泽仁卓玛
- [019] 这是一条景观大道
- [023] 成都，红军来过吗
- [029] 那一片新天地
- [033] 沉重的书写：红四方面军的女兵们
- [037] 在这里，妈妈松开了女儿的手
- [041] 流落的日子
- [047] 这是妈妈说的美丽新世界吗
- [053] 成都红军的后人们

Part 2 草地的前世今生

- [061] 美丽的草原，可怕的草原
- [067] 风儿还在讲述这些故事
- [081] 更多的故事没有立碑
- [087] 三百多人在他眼前倒下
- [095] 红色草地第一村
- [103] 草原传奇，生生不息

Part 3 阿俄垭口，阿俄垭口

- [113] 饥饿的尽头
- [119] 阿俄垭口的意义

- [125] 牧区文化和农区文化
- [133] 不得不欠下的债
- [139] 彩仁的一家
- [149] 流落红军，意味着什么

Part 4 沸腾的山沟

- [165] 巴西会议，源自何时何处
- [179] 九九之密，九九之谜
- [187] 一场鏖战，杀出一条血路
- [195] 回望潘州古城

Part 5 命运交响曲

- [207] 六合场走出的另一个红军
- [217] 一个叫作 大黄的“天使”
- [223] 在阿西茸穿越时空
- [231] 李友志一病难起
- [241] 山间，那一座极不协调的孤坟
- [247] 大骨节病让若尔盖步履蹒跚

Part 6 他们也是“红二代”

- [261] 草原上飘零的四兄妹
- [271] 一位叫“老表”的特殊红军

- [283] 红色笔记本里的秘密
- [293] 徐长友的人生档案

Part 7 求吉，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

- [305] 三军同道，勒碑为证
- [311] 蓄满想象力的给嘎神山
- [317] 向那名叫阿千的施救者致敬
- [323] 求吉寺的涅槃重生
- [327] 乡官张建荣的见解与胆识
- [333] 蒋桂花和她的“朋友圈”

Part 8 寻找红军渡

- [343] 发现羊子渡
- [349] 初生的黄河
- [355] 河曲骏马
- [359] 花湖，不只是美丽

虔洁

张夫
虹著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他们

自从当年下征途，孑然一身，踽踽独行。

草地的风把他吹向那里，他就在那里生了根。

高原的雪掩埋了她，她就消逝在了茫茫雪原。

千里雪域中，镌刻着汉字的孤坟，无处话凄凉；

终年积雪的天葬台上，分解的肉身升起一缕魂魄，仍向故乡飘。

也许她改了名，换了姓；也许他缺了名，没了姓，但他们有

个共同的名字：流落红军。

一副副不得不弯曲下去的身子，蕴含着难以厘清的是是非非；

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面容，布满了毋庸置疑的苦难和艰辛……





序 言

PREFACE

你是谁？为了谁？

距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已经 80 周年了。

在这 80 年里，纪念长征的各类文章、图书，可以说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。人们为长征竖起了千万座丰碑，把鲜花供奉给长征英雄，在红军烈士墓园掬一捧热泪，点一炷心香。诗人讴歌长征传奇，记者采写长征人物，专家学者考证长征政治和军事事件……这一切，已然形成了丰富的、汗牛充栋的文字记载。

但是，好像还少了点什么？

在我们年复一年持续了 80 年的长征纪念园地，是不是还有一个角落有待开发？

我们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传承，是不是已经全面而毫无遗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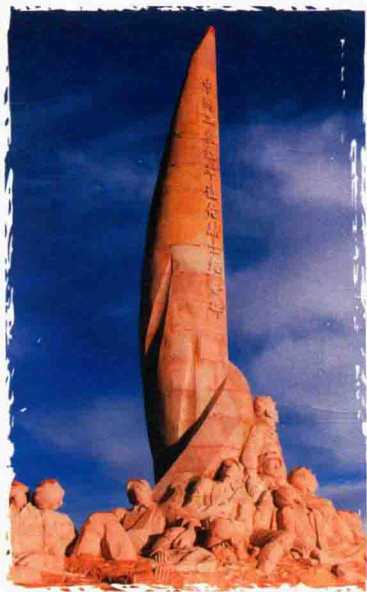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疑问，始自于多年前，第一次听到“流落红军”称谓的那一时刻。

流落，在汉语中，是形容一种飘零、漂泊、穷困潦倒而留居他乡的情景。顾名思义，流落红军，就是指那些参加长征却没能走完、又没能返回家乡的红军官兵。流落的原因各不相同，多是因伤、残、病、幼而无法坚持，有的途中走失，有的被迫留下，还有的是听从了组织的安排。从某种角度看，他们没能坚持到最后，被撂在了半途，不仅与部队失散，而且导致了自己人生的一段失败。但如此种种，并不能改变他们也是长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事实，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失散和失败，就让“流落红军”在长征史实中永远缺失。

历史正是这样写成的：有胜利也有失败，有波峰也有浪谷，有功勋也有白骨，有狂喜也有悲戚。时至 21 世纪，世界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，应该让我们具备这样的胸怀、观念和认知，那就是，鲜花和掌声送给成功者和胜利者的同时，也需要向流离者和失败者致敬，向所有被历史所遗忘、所伤害的人致敬。

是时候了，在长征胜利 80 周年之际，我们的长征史册上，也应该补上“流落红军”这一章节了。

宏伟壮阔的红军长征，可以有多层次、多视角的书写，我们特地选取了这一迄今为止鲜有人关注的特殊的角度。是因为这些流落的红军，或许都是一些小人物，但历史最真实的部分，正埋藏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。有时候，一株荒原上摇摆的小树，在它孤独的影子映衬下，反倒更能够呈现茫茫天穹的全息影像。



这，就是我们的写作初衷。

我们选择了若尔盖县，以此为一个原点，试图揭开尘封多年的流落红军这一群体的真实面貌：你是谁？为了谁？

若尔盖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个小小的县，川北高原一座小城，它是红军长征三过草地的主要区域，也是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地方，更是红军果断结束争端、杀出一条血路以后，坚决北上的所在地。所以，在若尔盖，长征的遗址星罗棋布，当年的战场比比皆是，红军留下的故事，至今广为流传。还有元帅们共同走过的路、先后踏过的桥，领袖们曾经居住过的民居，以及包括布币、纸币、借据、标语在内的各种革命文物……可以说整个若尔盖，都是红色文化的载体，是现今人们追忆先烈、缅怀历史的重要场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若尔盖全县列为省、州、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共有 16 处，而更多的遗址，只是当地百姓出于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敬仰和缅怀，自发地写上一行字、竖起一块碑、垒起一堆玛尼石……

而我们选中若尔盖，是因为当年这里聚集了很多的流落红军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若尔盖的流落红军证书发出去了近二十份，更多的或者已经去世，或者已经失散得无影无踪，无法调查无法统计的流落红军，应该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这个数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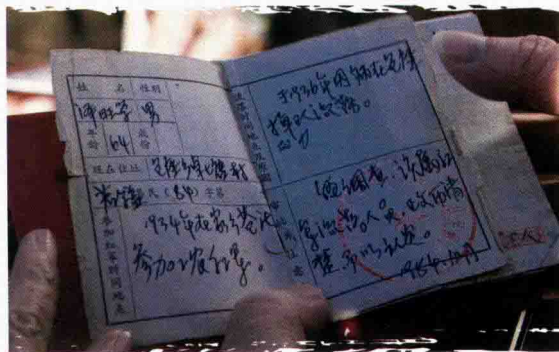
也就是说，在若尔盖这片土地上，生活着很多流落红军，他们或者改名换姓，或者隐姓埋名，完全丢弃了自己的家乡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家族姓氏、列祖列宗等一切，无姓无名、悄无声息、永远永远地生活在了这片陌生而神秘的地方。

若尔盖为何有这么多的流落红军？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这些流落红军从何而来？为何失散？又是如何在这里生存、生活、生儿育女、传宗接代，以至最终扎根在这里的？

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，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和艰辛？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？而新中国如一轮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以后，留在雪山草地上的他们，又得到了多少温暖和泽被？

若尔盖的草原和雪山又是怎样接纳和包容了他们，养育和抚慰了他们，以至他们对这里如此难以割舍，最终心甘情愿地永留此地？



巨大的、太多的问号，足以在心底扭成一个结，让人难以忘却，更难释怀。而且，这个心结随着年轮的流转，一圈一圈，缠绕得越来越密匝，一层一层，包裹得越来越沉重。因为我们心底都很清楚，岁月不饶人，随着这些老人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每一个春夏秋冬，每一轮风霜雨雪，都会带走一个流落红军。

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去世，都会带走一段不为他人所知的历史。难道就任由这些秘密和这些老人一起下葬、深深埋进土里而消失无影无踪吗？

难道共和国史上不可或缺的这部分流年往事，注定就要在若尔盖的某个天葬台上，随风飘散吗？……我们踏上了寻觅之路。

虽然脚下都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，但这一次，远非大家已然耳熟能详的那种“重走长征路”。

我们走草原，踏雪地，钻林子，进山沟，以若尔盖为重点区域和辐射中心，尽可能地寻找流落红军的家庭，探访这一神秘人群的来龙去脉、前世今生，了解他们以及他们后代曾经和现在的生存状态，感受具体的、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有感情、有爱恨的失散红军人员的悲欢离合，喜怒哀乐……

对于我们的到来，采访对象反应各不相同。在资料搜集和采访的全过程中，我们见到了这一群体各种各样的神色态度，可谓是五花八门，有些甚至可以说匪夷所思：有流落红军的后代，当听到“流落红军”这个词汇时，其态度竟然是避之唯恐不及，起初我们对此是很不理解的。当然，也有热情接待，认真回忆的，甚至还有对我们此行抱有很大期望，指盼着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，但其中也有冷淡和漠然的，有的拒绝采访，婉言谢客，有的借口不在家而闭门不见。

这些异样的反应是因为什么呢？

我们深深地知道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流落的经历绝对是苦难的，甚至是不幸而屈辱的，其中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和难以言说的委屈。

光荣与屈辱，梦想与失落，希望与绝望，寻找与抛弃，歌颂与践踏，铭记与遗忘，致敬与伤害……要排列多少对张力巨大的反义词，才能够诠释出流落红军这个词汇的应有之义？才能够铺陈出它所有的复杂内涵？

深埋心底的压抑的复杂情绪，甚至在解放以后的很多年里，都没有得到纾缓和排解。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处于被遗忘的状态，其



后，对他们如何认定的相关政策又迟迟未能制定，全国对于流落红军的查询认定工作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启的。

也就是说，在解放以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，他们都只是一群被搁置在半路的伤兵残员。当胜利的号角吹响时，他们并不在场；当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声声响彻大地时，他们或许并没有听得很清楚。因为他们身处之地太偏远了，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太卑微了。

他们虽然为新中国的诞生经百战、洒热血，但新中国的阳光雨露，却迟迟未能洒向他们。

每一个人都有其局限性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，再宏伟的历史，他所能触碰到的只是极其有限的部分，有限得几乎让他意识不到这份宏伟。这些多年来含辛忍辱、隐姓埋名地生活在异乡的流落红军，伟大的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，确实如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，让他们觉得如此亲近，却又如此遥远。

就这样，他们在流落之地辛勤劳作，和当地人毫无二致。不，他们还远远不如本地人，因为他们举目无亲，无依无靠，没有家庭氏族的根基，没有社会支持的网络，他们在本地的生活，只能凭借微弱卑微的一己之力。加上流落红军大都是十几岁参军，没有文化，缺少技能，在语言不通、民族隔阂的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还没有沦至乞讨的话，他们也只能做一些放牛放羊以及帮人打零工的事情。

若尔盖县党史办、民政局曾经对全县流落红军家庭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，得出的结论是：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较差，他们的子女受文化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流落红军对革命的贡献，是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。

倾听他们的故事，铭记他们的苦难，学习他们的坚韧，珍惜他们的奉献，也是弘扬和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

Part 1 成都与若尔盖：相互的遥望

- [015] 从张丽桂到泽仁卓玛
- [019] 这是一条景观大道
- [023] 成都，红军来过吗
- [029] 那一片新天地
- [033] 沉重的书写：红四方面军的女兵们
- [037] 在这里，妈妈松开了女儿的手
- [041] 流落的日子
- [047] 这是妈妈说的美丽新世界吗
- [053] 成都红军的后人们

Part 2 草地的前世今生

- [061] 美丽的草原，可怕的草原
- [067] 风儿还在讲述这些故事
- [081] 更多的故事没有立碑
- [087] 三百多人在他眼前倒下
- [095] 红色草地第一村
- [103] 草原传奇，生生不息

Part 3 阿俄垭口，阿俄垭口

- [113] 饥饿的尽头
- [119] 阿俄垭口的意义